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ollage of three photographs. The top photo shows a woman in a red dress and a man in a white tank top. The bottom left photo shows a man in a white shirt. The bottom right photo shows a woman's legs in white underwear. A blue banner with a yellow border runs across the middle, containing the title in white text.

转让妻子的余波

●崔国政 著

华龄出版社

目 录

新娘猝死	郎倌惊骇潜逃	(1)
避险途中	蒙冤束手就擒	(9)
字画之中	微露蛛丝马迹	(18)
转让妻子	激起层层波澜	(24)
一案未结	又发谋杀案情	(37)
少妇艳遇	高价雇人杀夫	(44)
荡妇洗辱	勇斗流氓淫棍	(58)
图财害命	法网恢恢难逃	(64)
后 记		(69)

新娘猝死 郎倌惊骇潜逃

秋雨霏霏，花叶飘零。县城街道上稀疏的路灯，在蒙蒙夜雨中昏暗迷离。

商雅军顶着细雨，踏着泥泞，深一步浅一脚地终于赶回这个刚刚建立的家。

街门轻轻呻吟了一声。“大姐！”接着他踏进屋门，习惯地喊了一声往日的称呼，顺手拉亮了灯。

“啊——”商雅军惊叫一声，情不自禁后退两步。眼前的景象使他毛骨悚然，冷汗浸衣：刚刚成为他妻子的苏惠贞正悬吊在房梁上……

商雅军只觉得天旋地转，身体渐渐失去平衡。他竭力使自己保持清醒，努力去辨别这到底是一场噩梦还是严酷的现实。

他神志渐渐清醒，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词语在他眼前跳动：阴谋、暗算、栽赃、陷害……

他必须立即逃开，立即爬出这个陷阱，逃离这个危机四伏的鬼域。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使渐渐恢复了力度的双脚迈出了第一步。刚迈出门槛忽然觉得有什么把柄落入了阴谋者之手，宛如一个人室行窃的盗贼已经跳出窗外又发现手套丢在现场。他又急忙返回来，战战兢兢地拉开屋中三屉桌的抽屉，胡乱翻出他们刚刚领到不久的结婚证书。慌慌张张将其撕碎，又慌不择路地往外逃去，唯恐苏惠贞会脱开绳套跳下来拉住他的衣襟不放。

商雅军迈出屋门推起前一天自己停放在房山下的自行车就走，可自行车的轮子一转也不转，象有人在后边用力拉住车

架。见了鬼，见了鬼了，一股更大的恐怖感袭上他的心头。他一摸原来车锁忘记开。

商雅军手忙脚乱地打开车锁，腾云驾雾般晃悠悠驶出了胡同口，懵懵懂懂上了路。他总算逃出了古南县城。往哪儿逃？为什么要逃？苏惠贞的死与他有什么关系？苏惠贞为什么要跟他结婚？难道真是怀着险恶的用心有意把他推入一个不能自拔的陷阱？

他一边坎坎坷坷地前行，一边冷静地理一理这一团纷乱的思绪。

他跟苏惠贞的相识是在母亲的病房。

入秋天凉，老母旧病复发，呼吸困难，哮喘不止，住进古南县人民医院内科三病房。

同室二床躺着一位端庄文静的女患者，她冷漠地扫视着这位老年患者及她的儿子，嘶白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幽思。

母亲的床前挂起了输液瓶，鼻孔插上了输氧管。商雅军坐在妈妈身边，用手轻轻抚熨着老人额上的纹路，一直等妈妈睁开双眼，他才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多么生动的画面。只有慈母对婴儿才会赋予的爱如今出现在一位照料母亲的男子身上。伟大的母爱，又由儿子还给了妈妈。

他给母亲接屎接尿，他给母亲喂水喂饭，他给母亲擦身搔痒。那一身布满鳞片的皮肤啊，谁看了都会肉麻，商雅军却认

真地将那白花花的鳞屑轻轻地拂去。

这一切都引来了二床女患者那么多的嫉羨和哀伤。

商雅军领到一张陪床证，每天夜里只是趴在母亲的床边小憩，有时也找几个凳子拉到一起和身一躺。幸好这是间只有两张病床的病房。

商雅军和苏惠贞日渐熟悉，苏惠贞不用亲自到楼下食堂去买饭了，屋里的地面明镜似的，痰盂的水清清亮亮。护士减轻了负担，苏惠贞一颗孤独的心得到慰藉，情绪也好了些。如果世界上的老人都有商雅军这样的儿女，那人间该增添多少温暖，世界该有多么美好。

这一天，商雅军照例哈腰弓背拖擦地板，光洁的地面使他滑了一跤，差点跌倒。不知怎么他的右腿打起了哆嗦，往前迈步竟一瘸一拐起来。

苏惠贞立即从床上溜下来扶住了他。

“小商，你的腿，怎么啦？扭啦？”

商雅军笑着摇了摇头：“没什么。”

商雅军陪住以来，第一次和苏惠贞离这么近，也是第一次认真地看到了她的面容：一副艺术型的脸庞，长长的睫毛，布满细密皱纹的洁白的皮肤。他忽然不相信起床头卡片上写的年龄来了。

“小商，你患过风湿？受过伤？”苏惠贞关切地问。

老母亲气力不足地解释道：“唉，文化革命中被打伤的。”

“又是文化大革命！”苏惠贞恨恨地自语着，“它害了多少无辜的好人！”随即她又显出异常的迷茫：“小商，那时你才多大，也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权威？”

再去抚摸往日的伤口也许不合时宜了，可有的人身上的伤口终生都难以愈合。

1965年，商雅军在古南中学高中毕业高考落榜，被留校做了物理实验员。1966

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在神州大地爆发了，他也毫无例外地被卷进了这历史的旋涡。

这年冬天，气候严寒异常。截至年底，弥漫在古南中学校园内的腥风血雾仍不见消散，红色恐怖还在“万岁”。老校长惨死之后，一位“摘帽右派”又自绝于人民。

美术教师董浩做为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的头面人物被批斗了无数个回合之后，虽多次吃到皮肉之苦，但尚未伤筋动骨，还未足以触及灵魂。革命小将岂肯善罢甘休，斗！还得往狠里斗。

这一天，地冻天寒，滴水成冰。白毛风卷着雪片在院内兜来兜去，肆虐地施发淫威。红卫兵队长带领几名红卫兵高唱红卫兵战歌，高声诵读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最高指示，在操场上泼了一条200米的冰道，然后把董浩押解到现场，令其脱掉棉衣，扒掉鞋袜，嘴里叼着一只自己脱下的鞋子，沿着冰道匍匐爬行。皮鞭子不断地落在他裹着单衣的皮肉上。董浩手脚上渗出的鲜血染红了洁白的冰凌，直到他的肢体僵直，再也无力往前挪动一步，红卫兵才停止了鞭笞。

革命小将们高喊革命口号：“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狂笑着离去。奄奄一息的董浩被孤零零地遗弃在操场，象一条被人随意碾死而不屑一顾的毛毛虫，或者别的什么昆虫。都说世界上最残酷的动物是人，这话确实得到了印证。狼豺虎豹残暴无比，但它们不伤同类。如果这就是革命，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是世界上的超级革命。

傍晚4点多钟，白毛风卷起的雪片酿成一场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商雅军路过操场，发现了那具被雪覆盖的人体，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曾经教诲过自己的美术教师董浩，手脚上的鲜血凝结了，躯体已

近僵硬。他借着夜幕的掩护，拿来自己的被子将董浩的身子裹紧，他到了火炉房隔壁的煤座。一条生命又完了，他想。

没想到，董浩的躯体在火炉房的隔壁逐渐舒缓，恢复了知觉，他顽强地闯过了死亡关。商雅军很快便当徽现行反革命受到查究。一大的工夫，校四里贴满了声讨他的大字报。他微天进刑讯室，徽革命小将打断了一条腿。如果他上了大学，说不定也正享受着革命小将的待遇，一时间，他成了全校的众矢之的，他成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的当事者……

苏惠贞听完，深深叹了口气，凄楚的目光望着前方一个并不存在的目标。面部冷峻得象一尊冰雕，脸色煞白。

这段故事象是勾起了她对无数往事的回忆，引发了她镂骨铭心的痛苦，泪水情不自禁滑而下，以至抽噎不止了。

啊，原来她是董浩老师的妻子。一个不幸的女人。

苏惠贞心头的郁闷和痛苦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对象和机会。心理学家说，倾诉是一种享受；医学家说，痛哭是一种治疗。

1966年底，她徽县文化局的造反组织揪了出来。人们围住她，向她发出连串的质问。几个女“造反派”手持剪刀挤到苏惠贞的面前。

“牛鬼蛇神苏惠贞，坐光子上！”两个人扭住她的胳膊，一个人抓往头发就下剪子。

“同志，同志，万万不能给我剃光头！”苏惠贞挣扎着，哀求着，“你们给我戴高帽子、挂砖，让我下跪都行，别给我剃，别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一个小小的苏惠贞敢阻挡历史的车轮，岂不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

能够充分显示女性美的一头秀发刹那

间从苏惠贞的头上消失了。苏惠贞双手捧着那发茬参差不齐的光秃秃的脑袋嘤嘤地哭泣。

“再让你美！再让你跳舞！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白日做梦！”造反派们解恨地咬着牙，“三小时内必须交出你的复辟纲领！”

美就是反革命，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美就是罪恶。在那年月人人都应该剃光头，人人都应当生一脸麻子，人人都应当穿大裤裆的裤子。

接着她被戴上高帽子在县城的大街上游街示众。人们对着她呼口号，向她的身上啐粘痰。孩子们在后边追跑打闹，象围观一只身陷囹圄的大猩猩。

这个文化系统的大美人突然变成一个丑八怪。她宁愿戴着纸帽子在街上游来游去，任人耻笑唾骂，也不想天黑之前摘掉帽子，人不人鬼不鬼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天黑了，她象做贼一样地沿着墙根，避开路灯的光线，回到了自己的家。

还没进屋就听到儿子小青的哭声。她实在是没有勇气迈进那个门槛，她怕自己的形象吓坏了不足10岁的儿子，她怕因被批斗、毒打而身患重病的丈夫更加伤心难过。董浩被红卫兵打伤后，精神还没完全垮下去，自红卫兵将他珍藏的名贵字画扔到街上焚烧以后，好象失魂落魄，精神支在仿佛顷刻瘫痪了。病情也日趋严重。

“爸呀，爸呀，你醒醒……”儿子哭得肝肠寸断，声调异常。她匆忙迈了进去，只见小青正跪在床边的地下拉扯爸爸的衣袖。

她急忙奔过去。怎么啦？他，他……他怎么啦？她一摸身子，都凉了。死了？这是真的吗？

苏惠贞经受不住这种刺激，脑子轰隆隆地炸开，当即晕厥过去。

30多岁的苏惠贞失去了丈夫。30多岁

是人生中的黄金年华。恰恰这时她失去了相濡以沫的伴侣，失去了她终生追求的事业。接着就是长时间的隔离审查，无休止的坦白交待，马拉松式的“留薪待业”。她的神经开始麻木，象祥林嫂一样习惯了外界的辱骂和嘲讽。董小青曾一度流浪于社会，混迹于乱世。学习了不少乱世英雄们的特有品质，心灵深处埋下了对整个世界以及所有人类施行报复的种子。国家盼来了政治的春天，可儿子的心田里却长满了难以根除的荒草。苏惠贞失望了，但她没料到发展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

她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三反分子的帽子，挑着生活的重担，拉扯着不满10岁的儿子艰难度日。好不容易盼来了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可她的收获是什么？是儿子的呵斥，嫌弃，索取。她奉养了一个可以任意驾驭她的太上皇，小祖宗。满腹的辛酸泪向哪儿倾洒，如今谁是她的亲人。

她早就想大哭一场，可她找不到听她大哭一场的人，找不到这样的场合。她觉得活得很累，尤其是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就更累。

商雅军的敦厚和善良使她情不自禁地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一吐为快。人生的不幸为什么都赐给了她，命运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她前世作过孽？后世缺过德？

漆黑的夜，淅淅沥沥的细雨，坎坷不平的路。商雅军经过一段艰难的跋涉终于拐上了通往古北县城的柏油路。他的衣服湿透了，腿也发酸了，可还是不敢停步。

他始终还没理清自己这纷乱的心绪：跟苏惠贞结婚到底是出于一种同情还是一时的冲动？是苏惠贞自杀有意加害于他，还是她被谋害于他人？这起可怕的人命案将以怎样的结局告终？

羊角胡同万籁俱寂。凌晨起来小解的

马万祥发现苏惠贞屋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还听到有人进出院门的声音。听说这娘们儿要结婚，莫不是有人闹她的洞房。嘻，又不是黄花大姑娘有什么好瞧的。

他悄悄走近苏惠贞的屋门前往里一瞧，我的亲妈！吓得他尿了一裤子尿。马万祥趿拉着鞋，惊恐万状地跑出了大门。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他要把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现权紧紧握在手中，作为独家新闻往外发布。

“使（死）人了，出人命了！”那带着沙哑，由于缺门牙而说话漏风的喊叫声在寥阔的夜空向四周扬射。

“使（死）人了，苏惠贞上吊了！……”这声音一直传到县公安局。

一条条手电筒的光柱交辉映射，人们从四面八方往这儿聚集，羊角胡同5号门口很快围满了人。人们踮着脚尖眺望，迷惘地探听着消息。

公安局刚上任的刑警队长宋刚正在值班，接到报案，没顾得深究是他杀还是自杀，立即出发，赶赴现场。

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羊角胡同口嘎然刹住。人们敬畏地闪开一条缝，宋刚冲入院门，首先站在苏惠贞的屋门外审视了一会现场。根据死者的姿态，头发的整洁程度，象是自杀；可死者没穿外套，被褥零乱，不象早有准备，又令人可疑。

为了准确判断死亡性质，他请随行人员马上去找法医及技术人员前来现场勘验及鉴定。自己暂留这儿保护现场并搜集苏惠贞死前的一些情况。如今马万祥成了英雄。人命案发生在他的院子里，现场是他发现的，这一惊人的消息是他发布的，又是他向公安局报的案，他感到自豪，得意，他在这小院里一直是个风云人物。他趿拉着鞋，敞着怀，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地忙碌着。



“使（死）人了，苏惠贞上吊了！”马万祥大声喊叫着。

“往后点，别往前挤，破坏了现场就不好破案了！”他高声驱赶着围观者。他听说这可能是一起谋杀案，于是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他要向公安人员提供破案的线索，要在这起案子中立点功。

他跑到宋刚面前，主动向宋刚反映他的所知所闻。

一个多月前，苏惠贞因病住进古南县人民医院，经过治疗，于10天前出院。出院那天，她由一个不足40岁的男子陪同回到住处。后来这男子几乎就天天光临。

他听说那个男子是她的情夫，不久还要跟她结婚，他虽然有些惊诧，但还是相信了。苏惠贞这女人文革前是搞跳舞的，搞文艺的女人哪个不是水性杨花。

法医和技术人员携器材小心翼翼进入现场。室内有两个男子的带泥水的脚印纷乱地踩过。说明夜间九点开始下雨之后到尸体发现这段时间里曾有两个男子到过这间屋子。

从死者的体温看，确认其死亡时间为14日晚10时至次日凌晨2时。

床上没有搏斗及挣扎的痕迹。

枕边发现一张纸，上写：

我将不久于人世，死后金州艺专所欠我的字画款全部由我丈夫商雅军继承。

这是一份遗书。（字迹需进一步鉴定）

进一步察验尸体：悬挂死者脖子的绳索下部还有一条勒痕。

通过以上现场勘验，法医立即得出结论：死者系他杀。凶手先将死者用绳勒死，后将尸体挂上房梁，并伪造了以上的自杀现场。

宋刚进入现场后进一步寻找跟本案可能有关的物证及其他线索。在写字台下他发现了一些被撕碎的纸片。他请法医用工具将其捡起，经拼对，立即辨出此乃一张刚由有关部门核发的结婚证书。新郎是商雅军，新娘便是死者。

这引起了宋刚极大的关注。

“昨天晚上商雅军是在这儿住的吗？”宋刚问马万祥。

“是，在这儿住的。”马万祥十分肯定地说，“不过大概是……大概后半夜又走了。”

“马万祥同志，你确实看清楚他后半夜又出去了？”

“他出去时屋里的灯还亮着，灯光照见了他的身影。我当时还认为是来闹洞房的呢，现在想起来，那身影就是姓商的那小子。”

宋刚对马万祥的叙述做了详细记录。

“最近几天还发现过其他人来过没有？”

“……”马万祥认真想了想，“有，有，有过！前些日子苏惠贞的儿子董小青回来过。我当时还想呢，你这小子，一走就是多少日子不回来，你妈住这么多日子的院都不回来瞧瞧，回来了还跟你妈吵、闹。就说你妈有过这样那样的毛病吧，但她还是你妈呀。您说对吧，同志？”

“对了，后来还来过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天都黑了，他在我们五号院门口转悠半天，还进到院里张望。我问他找谁，他说不找谁，一会就溜了。现在看来这家伙挺可疑，可能跟商雅军是一伙的。”

马万祥讲述得十分认真，还附加了不少自己的主观判断。宋刚对他再三表示感谢，并请他继续提供有关情况。

根据现场勘察和马万祥提供的线索，商雅军是当然的主要嫌疑犯。如果苏惠贞的遗书并非她本人的手迹，如果现场的脚印确是商雅军的，如果结婚证撕毁时的指纹是商雅军所留，（另一个男人的脚印是谁的？）那么商雅军八成是这起谋杀案的凶手之一。宋刚决定趁热打铁，立即对商雅军的行踪展开侦查。

宋刚带着一名刑警来到古南县运输公司车队。值班队长谢宗华还没起来，他被唤醒后见两位警察站在他面前，吓得出了

一身冷汗。

“你是单位负责人？”宋刚问。

“是，车队队长谢宗华。怎么？我们的司机又有人交通违章？今年九个多月我们已经付出了3万多元的赔偿费，再出事我们就得破产了！”谢宗华一边穿衣服一边沮丧不安地叹着气。

“请不要猜疑，”宋刚脸上凝结着冰。

“我们的车子昨天全部返回车场，没人报告路上出事。”谢宗华穿上鞋坐到椅子上。

“最晚回来的是谁？”

“商雅军。11点半车子讲的场，洗了洗脸没呆多会儿就走了。他刚找了个寡妇结了婚，唉，他的这桩婚姻我就不提了，不过总算有了个窝。”

“我们来就是要了解商雅军的情况。”

“了解他？”谢宗华惊讶地问，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肇事了？他可是我们车队遵守法规的标兵。”

“不是的。”宋刚对那些谢宗华文不对题的解释有些不耐烦，“跟他刚刚结婚的苏惠贞突然死亡……”

“噢，是这事啊。”宋刚的话还没说完，车队队长悬着的心立即落下来，长长吁了口气，脸上甚至挂上了轻松的笑纹。“这是意料中的事，肝癌患者。不知这个商雅军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明明是火坑偏偏往里跳，人们都无法理解，女的还比他大了十几岁，图个什么？”谢宗华讲得很坦然，只要自己的司机没肇事，没轧死人，不赔款，其他他都不关心。

“谢队长，你刚才说苏惠贞患肝癌，此事可确切？”

“商雅军亲自告诉我的。”

宋刚的脑海又添了一个新的问号。

“可经过尸检和现场勘察，苏惠贞是他杀，不是自然死亡，而且商雅军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谢宗华惊诧万分，目瞪口呆。会有这事？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平时那么忠厚老实的商雅军会干出杀人越货的事？

“今天不到天亮就赶到贵处打搅就是想请您把商雅军近期的异常表现提供给我们，积极协助公安部门尽快侦破这起杀人案件。”

谢宗华点上一支烟，右手托住下巴，苦苦地思索着。

商雅军会杀人？谢宗华脸上布满了无数重叠的问号。

“据我们了解，商雅军是个心地善良的男人，他很孝顺母亲，对同事也很厚道，谁能相信他会杀人？不过人心隔肚皮，谁也看不透谁。”

“他跟苏惠贞结婚的背景你们清楚吗？”

“背景？苏惠贞住院时跟他母亲同病房，他们是怎样挂上的勾我们不知道，是否另有企图咱更搞不清楚。”

“他要跟苏惠贞结婚你们何时知道的？”

“前些日子只是传闻他要跟一个患绝症的50多岁的寡妇结婚，直到几天前来开结婚介绍信人们才真正相信。”

“他没有申请婚假？”

“没有。昨天去河州送水泥的运输任务是他主动承担的。现在想起来确实不正常，应该享受的婚假为何不享受？”

“最近他的情绪有过异常没有？”

“没发现。”

“和其他人有过什么往来没有？”

“……”队长想了想，“噢，前天晚上，就是他跟苏惠贞正式同床的那一晚上，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来车队打听他，但又无意去家里见他。我告诉那小伙子，明天他要出远门，五百多里路，晚上得半夜才能回到车队，有事后天来。”

“那小伙子未做任何表示，匆匆离去了。”

五大三粗的汉子在苏惠贞的门前徘徊

徊；青年小伙子来车队打探商雅军的行迹；苏惠贞身患绝症，但有巨额存款；商雅军半夜逃遁，次日凌晨苏惠贞的尸体已经挂在房梁上……

这一切的一切，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谢队长可以帮一点忙吗？”

“可以。”

“请找一个商雅军常用的水杯，还有一双他经常穿的鞋。”

“好，我马上去找。”

“注意，请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用一张纸，或一块布垫着，懂我的意图吧？”

“懂得，懂得。”

县公安局根据初步侦查，苏惠贞死亡当夜有两个男子进入其居室，其中就有商雅军。（另一个人是谁？）于是局领导决定向各邻县公安局，本县各乡镇派出所发出紧急通知，加强对商雅军的行踪的监视，并将发现的可疑现象立即报告古南县公安局。

避险途中 蒙冤束手就擒

逃离古南县城几十里，雨停了，危险系数已大大降低。商雅军实在太累了，于是在公路旁的一个村头停下来，他把自行车胡乱扔在路边，浑身乏力地靠着一堵墙蹲下来。

他多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躺一会儿，再认真想想以前发生的事，再重新理一理那没有理清的乱绪。他怎么就和苏惠贞结婚了呢？

母亲的病情迅速好转起来，不久就要出院了。按着母亲的愿望，商雅军将送她回古北县农村老家调养。临行前，苏惠贞将准备好的一盒点心送给了商雅军的母亲。商雅军不忍心接受一个危重病患者的礼品，可盛情难却，他不能拒绝她，拿回去准备给母亲吃。可打开盒子，刚拿出几块点心，就发现点心下边铺满一层花花绿绿的钞票，一数一千多元。当时他怀疑是售货员贪污了货款，准备用点心盒作掩护让其亲属买走，无意中又搞错了包。他心里说，活该那个贪财的售货员倒楣。母亲却偏偏说这是苏惠贞有意送的礼物。如果是这样，他怎么能够接受一个癌症患者的钱财，他试探着将钱给苏惠贞送回。惹得苏惠贞好一阵子不高兴。

商雅军把母亲送回农村老家后，心里自然惦记着苏惠贞，他同情她的遭遇，他了解她心灵上的创伤，她需要抚慰和温暖。他要用自己全身的热去温暖她，要用自己全身的智慧去让她相信自己的病决非

不治之症。他继续到医院去照料她。想不到，苏惠贞却瞒着他办理了出院手续。她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可怕的骷髅后再离开这个世界，她想临死前给周围的人留下个美好的形象。

“大姐，您不该自行决定出院，这样是不利于您的康复的……”商雅军对苏惠贞的仓促出院不住地抱怨，“不行，大姐，你再住进去吧。”

苏惠贞惨然一笑。对商雅军的关怀表示着深深的理解和感激。

“你别担心，管它呢！死，对一切活着的人都是个谜。”

怎么，她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商雅军愕然了，惶恐了。

“大姐，您尽瞎想些什么呀！”

“我觉得，人活着，不必天天担心自己是否得了绝症。要活就好好地活，要死就痛痛快快地死，不要给活人制造拖累，不要给生者带来痛苦，小商，你陪我出院吧。”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她开始用命运来解脱自己的痛苦。

商雅军陪着苏惠贞步出了医院大门，深秋的清爽空气取代了医院那刺鼻的来苏水的气味。他心里充满了多少遗憾和惋惜。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更痛苦的呢！如果治愈她的病，需要他的某个器官，他会毫不犹豫地献出来。他想到唐山大地震那几十万个遇难者，他们固然是不幸的，但死前并没有象

历任何心灵上的折磨，将来人的死亡统统在意外中发生那该有多么好。他一直忍不住苏惠贞为什么坚持出院。

明媚的阳光，络绎不绝的人流，高声叫卖的小贩，还有走在身边善良无比的商雅军，这个世界深深让她留恋。

他们默默地走着。苏惠贞想跟商雅军说点什么，可他却有意跟她拉开一段距离。跟她说什么？劝说她在绝症面前要坚强，安慰她癌症也有治愈的先例，上海的彭加木不是患了恶性肿瘤后在科研战线又战斗了20多个春秋。倘若不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上失踪，说不定他能活到90岁呢。天那，万一她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把病情告诉了她，更加快了她的死亡进程。

心里沉痛还得露出自然的微笑是一种难度很大的表演艺术。苏惠贞在充分运用着她曾学过的表演技巧。

“小商。”苏惠贞停住脚步，商雅军紧跟了几步。“你给了大姐那么多帮助和安慰，大姐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可说。我只是有个要求，此要求非同小可，你认真考虑好再答复，不必仓促表态。”

“大姐，您说。”商雅军巴不得为苏惠贞做点事。

“这话确实让我难以启齿，如果不说出来，就象一个作家将文章修改了多遍却一直没能拿出来交给编辑审阅一样。”

“大姐，有话您就说吧，为您效犬马之劳我心甘情愿。叫起真儿来您还是我的师母呢！”

“就别提那些了，我……”苏惠贞沉吟片刻，又迟疑了一会儿，脸上露出淡淡的红晕，然后大胆地将话说出口，“我想要你跟我结婚”。虽非一个少女在向情人求爱，但这毕竟是羞于直言的事。她那渐渐变黄的脸一下子变红了。

商雅军顿时惊呆了，此话无异于一个

惊雷在他面前炸开。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他怕怕停了一下脚步又继续往前迈步。他确实吓了一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可那八个字说得如此认真，如此掷地有声。

苏惠贞在静默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商雅军也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怎么她会生出这样奇怪的念头？商雅军想。也许当人到了弥留之际会生出一些奇特怪诞的意念或者某种强烈的愿望。隔壁病房一位患癌症的老教师天天念叨他那在台湾的亲兄，恨不得一时见到他的面。他让妻子儿女想方设法打听哥哥在台湾的详细地址，托人在美国给他打长途电话。直到咽气还在叨咕这件事。商雅军自己被误诊为胰腺癌的时候，急于为妻子找一个理想的丈夫，甚至想亲眼看到那男子跟妻子一起作爱。苏惠贞会不会也由于类似的心境所驱使心理产生了变态。

他在一篇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患了癌症住进了医院，年轻的护士为他的年龄惋惜，同情怜爱之心油然而生。她对小伙子百般温存，处处破格予以照顾，显得情深意长，含情脉脉。小伙子心中不由燃起了爱情的火焰，不顾一切地向姑娘求爱。他哪儿知道姑娘早已有了意中人。姑娘虽然感到唐突却未回拒。她想，患了癌症的人也是人，也同样有爱的权利。她不能刺伤他，她不能让他那年轻的生命结束之前再遭受精神上的折磨，心灵上的创伤。最后她竟接受了小伙子的求爱。小伙子生活的道路上立即洒满了阳光，铺满了鲜花，美好的明天在向他招手，灿烂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于是小伙子的病情逐渐缓解，最后居然痊愈康复。

商雅军想，苏惠贞也许会有那小伙子的奇迹。如果他能使苏惠贞的癌肿消失，自己做出再大的牺牲也值了，况且他所做

出的也不一定算是牺牲。

“抓坏人，抓流氓！”

商雅军正在墙根下咀嚼着苏惠贞突然死亡这一事件发生的始末，一个妇人的尖厉的喊叫从村庄的另一头传来。那声音有点象苏惠贞激动时的声音，真是见了鬼了。

犹如惊弓之鸟的商雅军激灵一下子站起来，象一个夜间在草原上迷了路的跋涉者听到了狼的嗥叫，浑身战栗，慌不择路地拔腿就跑。

“抓坏人，抓流氓……”难道苏惠贞的幽灵跟踪而来。莫非从道义上欠了她什么。想到这儿，仿佛一具僵尸正在跳着直线一蹦一跳地在后边追赶，动物避险的本能，求生的本能使他那几乎瘫软了的双腿又充满了力量。

“往哪个方向跑了？”已经跑出家门的人们晃动着手电，询问着，呼叫着，

“往那边！”妇人胡乱说着，“趁孩子他爹不在家来糟蹋俺，俺他娘的也不是好欺负的！”

“追！别让那驴日的跑了！”一片男男女女纷杂的喊叫。商雅军错乱的意识已判断出，那不是苏惠贞的幽灵，而是这个小村子里出现了流氓盗匪，为逃避嫌疑，他拼命地跑，跑。……

商雅军已经跑出几十步，蓦然想起自行车还扔在马路边，于是又返回来，跨上车毫无目标地往前撞去。后边人声嘈杂，手电筒的光柱辉映交错，扇面似地对着他的背影扫描。

“看见了，那不是！正骑着车逃窜呢！”

商雅军吓坏了，真是祸不单行。苏惠贞的幽灵还没摆脱，如今又被当成了流氓追捕。他蹬得更急，骑得更猛，他不顾一切地往前狂奔。就象动物世界里，一只被雄狮追赶着的羚羊，惊恐万状地，毫无既定

目标地拼命逃窜。

寡不敌众，商雅军终于被暴怒的村民擒获。“打流氓，打强奸犯”，人们高声地喊叫，拳头雨点般地落在他身上，唾沫星子不住地往他脸上喷溅，商雅军成了过街的老鼠，成了众矢之的，刹那间两只胳膊被拧到了背后，坐上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发明的喷气式，在武力面前他没有辩解的余地，只好任人们唾骂踢打。

刺拉——商雅军的前襟被扯开，几道电光同时照到商雅军的胸前。“是他，就是他。”金素花指着商雅军胸脯上的黑茸毛说。

“打狗日的，臭流氓！”

“往死里揍！”

拳头木棒，劈头盖脸，商雅军招架不住，直叫亲爹，高喊饶命。

“饶命啊！别打了，我招供，我招供！”

“快坦白，你是不是流氓？”

“你是不是强奸了金素花？”

众怒难犯，商雅军浑身筛糠，“我说，我说，我不是坏人，不是流氓，没有强奸妇女，冤枉！”他竭力争辩着，嗫嚅着。

“这狗日的还来个缓兵之计，给我上家伙。”

有个人一撺掇，于是劈劈啦啦又一阵臭揍。

“饶命，饶命啊，别打了，我是坏人，我是流氓，她是我强奸的，你们别打了……”。只要大家住手，让他承认杀了人他都肯。

杀人不过头点地，听到商雅军可怜的哀嚎和求饶声，人们徐徐住了手。满足地说笑着，议论着。

“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就得抓一个崩一个。”

“问问他，跟他家妹子干不干这事！”

“走，送乡派出所！”



商雅军在逃离古南县城的路上被村民当作流氓、强奸犯擒获。

“拿绳子来，捆紧！”

象文革时被批斗的走资派，让人簇拥着，推搡着，在几支手电筒的光柱的引导下，哄闹着向前走去。他的心脏狂跳不已，充满着委屈和恐惧，带着跳进黄河洗不清的冤枉。

曾经把年轻的妻子拱手让给别人的主儿，今日成了流氓强奸犯。被人象捆猪似地捆住，赶牲口似地赶着，玩猴儿似地耍着。有什么办法，折了胳膊往衣袖里揣，掉了牙往肚里咽。他沮丧地低着头，任人唾骂，听着那女人毫不掩饰地谈论着他人所不知的现场实况。

商雅军被村民们簇拥着吵吵嚷嚷经过十几里夜路的跋涉来到了乡派出所。大家情绪高昂，象猎人们猎获了一头凶猛的野兽，带着胜利的骄傲来向乡亲报功来了。

公安员的美梦被惊扰，他们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恼怒地对着作案的歹徒发一通雷霆，大骂几声混账王八蛋，破坏安定团结，干扰改革开放，罪该万死。接着向村民了解了情况，表扬了他们的见义勇为。然后开始例行的讯问。

“交待吧！你是怎么强奸人家的？”

“同志……”

“混蛋，谁跟你是同志！态度严肃点！咱们是敌我矛盾！”

“我是说，我根本就没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放屁！让你到这儿来是交待问题的，不是翻案的！”被捆紧的手腕又加上了一副手铐。商雅军不知所措，屈从地低下了头。

“商雅军，你从什么时候盯上的金素花？”公安员见商雅军的气焰被打下去，开始进行较为正规的讯问。“她很漂亮，对不对？”公安员的话中带着嘲讽。“想不到你还有一套侦察员的本领。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她的丈夫不在家？”

“什么金素花？我真的不知道。”商雅军怯懦地争辩着。“您让我交待什么？”

“住口！你不要装傻充愣！不是告诉你了吗，到这儿来不是让你翻案的，想蒙混过关，门儿也没有！交待问题才是你的出路。”公安员拍得桌子啪啪响。

“是，我交待问题……”商雅军无可奈何地低下头。

“使劲想，要竹筒倒豆子，倒个干干净净。”说完，公安人员又回屋里去了。

倘若没有那次医院的误诊，哪会发生宋珊和他离婚的事；没有和宋珊离婚的事，哪会有和苏惠贞结婚的事；没有和苏惠贞结婚的事，苏惠贞的死哪会和他发生联系……一趟车没坐上，趟趟车赶不上，他不知道应该埋怨谁，应该恨谁。听天由命了。

宋珊跟杜春哪儿怀了什么孕，分明那是借口，他们婚后一年也没有生下什么一男半女，他们搞得如漆似胶了，离不开了，才不得不找出托词。咳，真是，天底下最难念的一本书就是女人的心，这话太对了。水性杨花的女人终究是靠不住的。他们白夫妻一场，说变就变了，说倒戈就倒戈了！说跳槽就跳槽了。

自己酿下的一壶苦酒慢慢地饮吧。好在他在古南县城上班，眼不见为净，就当自己从未结过婚，未曾有过宋珊那么个妻子，一直在打光棍儿。于是他只在周末回来看看老母亲，很少再见到宋珊了。宋珊从他的生活中渐渐消失了。

两年过去了，听说宋珊仍未生养，杜春为此都愁白了头，急红了眼。宋珊多次带信给商雅军，要求跟他恢复关系。恢复什么关系？夫妻关系？性关系？搞三明治？搞一妻二夫？她看他不理这个茬，后来又找了个强壮男子拉帮套，丢人现眼去吧！

人有脸树有皮，他商雅军不是任人要弄的工具，也不是任意要弄别人的人。这不是儿戏，这不是玩笑，以前的玩笑开得够大了，儿戏演得也够离奇的了。他不能再充当这个人人耻笑的丑角演员。

这下可好，被人当成了强奸犯，几乎是被脱光了衣服当众展览，今后就别说什么做人，有什么样的厄运在等待他还说不定呢！刚刚跟他确立了婚姻关系的苏惠贞又谜一样地突然死于非命，更使他犹如进入迷宫。

商雅军蹲在小屋的墙角唏嘘啜泣，等待着命运的发落。精神的紧张以及身体的乏累使他力不可支，几乎要瘫软在那儿了。他若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可以大哭一场诉诉委屈，现在有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门又打开了。公安员象个做好充分准备要上战场的战士气宇轩昂地走进来。

“商雅军，你想的怎样了？是不是准备顽抗到底？好哇，咱们就较量较量吧！”

“不，我交待，我得好好想想……”

“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你想什么？”

商雅军一边承认自己有“罪行”，一边心里搜肠刮肚地编织着能使人相信又能表示自己悔罪的故事。

“我见那姑娘长得年轻漂亮，就起了歹心……”

“废话，她明明给孩子喂奶，你却把她说成姑娘，故意混淆视听，大帽子底下溜号，想蒙混过关，你很狡猾，狡猾得很。行啦，既然你不愿走从宽的道路，你就等着处理吧！金素花呢，来给他作证！”

“不，不，我交待，我一定交待……”好象他再说不出自己的罪行就被判处重刑。战战兢兢地向公安员恳求。

金素花从休息室走出来，“警察同志，您得给我做主，得给我的名誉做保，不然我的男人回来不答应我。我的孩子还在家

哭呢，我先回去了。”

“回去以后要在你的炕上找找，看犯罪分子在现场留没留下什么物证，比如：丢弃的手套、手绢啦，头发呀，等等，只要发现要及时送派出所或公安局。”

“行，行，回去我就去发现。”女人挺儿挺儿地走了。

审讯继续进行，直到商雅军顺着讯问人员的杆子爬到顶端，讯问人也困得直打哈欠才告一段落。

终于静下来了。苏惠贞的影子又萦绕在他的脑际，他仿佛忘记了眼前的遭遇完全是苏惠贞给他带来。

一天夜里，苏惠贞去厕所，可能无意中听到了值班大夫的谈话，知道了自己的真实病情。往日足以支撑她这百十斤重的力量顷刻间崩溃了。有个护士发现她绝望地离开大夫办公室的门口，扶着楼道的墙壁慢慢往回挪动。也许她眼前出现了黑洞洞的墓穴，阴森森的太平间，停尸房。或者想到了自己的遗体运往火化场的情景，荒草茕茕，车轮辘辘，然后就是大烟囱的缕缕青烟。甚至想到没有人给她送葬。她有儿子，可从来没看过她。

苏惠贞有过光彩夺目的青春，她有过的事业如饥似渴的追求。五十年代初金州艺校（现在的金州艺专）的高材生，六十年代古南文化馆出色的舞蹈教练。正值风华正茂一展才华的芳龄佳岁，一场政治风暴摧毁了她的花蕾和枝叶。

政治上的厄运，生活上的不幸，事业上的荒废，接踵而至的打击。总算盼到了政治上的春天，可她已人老珠黄，艺术青春永远逝去了。她被残酷地抛下了舞台，无可奈何地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这个世界曾经给予过她些什么？她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知识，本领，理想，抱负，将统统随着躯体的火化而烟消

云散，她刚 53 岁，确实还不算老。

她踉踉跄跄走到自己的病房门口，一推门就无以自制地栽倒在地，此时也许那刻骨铭心的痛苦得到了暂时的解脱……

“大姐，大姐……”护士还没跑过去，商雅军已经奔过来，唤她，扶她，抱起了她，“大姐，大姐……你醒醒。”医护人员也先后赶到了。

苏惠贞被商雅军抱到了急救室。贫血。休克。抢救……

病人需要输血，AB 型，血库无库存，商雅军恰恰是 AB 型，他毫不迟疑地伸出了自己的右臂。300CC 鲜血往苏惠贞的血管里滴注着。病人逐渐苏醒，她恍恍惚惚看清了将鲜血输给她的人。她的眼角滴下几滴泪珠。后来她告诉人们，她为了抚养儿子，为了维持拮据的生活，曾经将自己的鲜血汨汨地流进献血站的采血瓶。然后领到了几张大团结的票子，用它去买粮，买菜，给儿子看病。

今日不是她卖血维持生活的时刻，而是一个与她素不相识的男子用自己的鲜血拯救她奄奄一息的生命。她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是抱屈于命运的残酷？饮恨于自己的一事无成？还是由于对生活的留恋？对商雅军的感激？

理智渐渐地恢复了，大概她想通了，这一条路是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

商雅军也了解了苏惠贞的真实病情，立即表现出了极度的郁闷和难过。何止是商雅军，哪一个医护人员不为苏惠贞感到惋惜。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血肉之躯，过不了多久就变成一把灰。

铃铃铃，铃铃铃……屋里的电话铃响起来。谁知什么时辰了，商雅军蹲在墙角，正在做着一场噩梦，一只野兽正在后边追赶，他慌不择路跳进了河水，一只海兽又咬住了他的双脚。完了，这回是逃不

出去了……铃声把他惊醒，只见窗外还是阴沉沉的。现实和梦境竟是同样的险恶。

公安员带着倦意，打开门锁摇摇晃晃走了进来。

“喂，你是哪里？噢，县公安局啊，”公安员大声嚷着，“什么？有一个杀人嫌疑犯？叫什么？哎哟，真是无巧不成书哇，他已经撞到我的枪口上了。黎明前入户强奸被村民捉住送我这儿来了，看来这家伙是铤而走险，向社会进行报复，是的，有人证物证，现在就在我这儿羁押。这小子狡猾得很，一会儿招供，一会翻供。最后看你们的了。你们来车？好吧！……”

商雅军在墙角处瑟瑟抖动起来，两只手铐相撞发出铮铮响声。完了，他确实成了杀害苏惠贞的嫌疑犯，也许他就要成为一个屈死鬼被发配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姓商的”，民警放下电话阴冷地对着商雅军，“杀人，强奸双加料！你就等着好果子吃吧。”啪！门又关上了。

没过多久，他就听到了那令人惊惧不安的警笛声了。

哇呜，哇呜，哇呜……

押运商雅军的警车来了。

毛骨悚然的警笛声，螺旋形闪转的红灯，猎猎作响的警旗。

长集村的街巷里刹那间聚满了人群。肩荷锄头的汉子，脸上挂满惊叹号的老翁，抱着吃奶的孩子的妇女，拖着青鼻涕的儿童……

那警笛响得令人发瘁，那红灯闪得令人惊恐，长集村的人哪见过这阵势，哪听过这声响？有件事惊动过这么多人跑出家门。公社书记给老娘送葬不过雇了两棚鼓乐班子，呜哩哇啦吹不成个曲调，长长的送灵队伍也没有几个人掉眼泪，围观的只是些吃屎的孩子。没有多少成人对此感兴趣。今天可好，男女老少几乎全部出动了。